

第一章 棘手的死神組織

「很高興這一次的晨會大家都能出席，今天天氣不錯。」

八月十五日早晨，萬事達事務所的會議室中響起了所長黎洛含笑的嗓音。會議桌中央的水晶球中，他穿著一件煙灰色立領襯衫，戴著一頂黑白格子英倫帽，臉上掛著迷死人不償命的微笑。

對於他的話，陸琪翻了個白眼，沒好氣地說：「所長，都是因為你平時對阿銘太縱容，他才會屢教不改，把評議院刑房當後花園。」

陸琪今天穿了件深藍色的及膝連身裙，不對稱的斜領設計讓整件衣服顯得獨特而時尚，完全貼身的布料將她凹凸有致的身體曲線襯托得很完美，再加上狂野嫵媚的大波浪鬈髮，更顯得女王氣質十足。

聽到這句毫不客氣的批評，袁唯靖縮了縮脖子，朝夏銘看了一眼。

夏銘一身平時慣穿的黑西裝，茶色短髮也依然打理得帥氣有型，聽了陸琪的話，他只是撇了撇嘴，難得沒有嘴硬。

穿著高檔絲質襯衫和復古西裝背心，打扮得紳士味十足的景浩冉單手撐著下巴，露出溫和的微笑說：「算了，小琪，遇到那種事，失去理智也是正常的。再說，小銘也已經知道錯了。」

水晶球裡的黎洛在這時重重點了一下頭，表示他完全贊同景浩冉的觀點，陸琪見他們一個鼻孔出氣，有些不爽地瞪了他們，接著又朝朱曉喆看去。

朱曉喆今天穿了一身上白下紅的經典女巫服，再加上黑色的及腰長髮，讓袁唯靖一眼就看出她是在扮《犬夜叉》中的巫女桔梗，內心不禁發出深深的感慨：美人就是好啊，扮成誰都沒有違和感。

「首先，」朱曉喆冷靜地開了口，「這次的事雖然沒有造成什麼嚴重後果，但無疑讓評議院又一次抓到了我們的把柄，這對所長接下來競選統領非常不利。其次，夏銘違反入職手冊，對新人起到不良的負面影響，作為老員工，屬於嚴重失職。由以上兩點判斷，就算情有可原，也一定要罰。」

清晰的分析，理智的判斷，朱曉喆似乎永遠站在理性的角度考慮問題，但她的結論讓陸琪感到十分滿意。

水晶球裡的黎洛在這時歎了口氣，轉眼看向袁唯靖，笑著說：「看來現在是二比二了，小靖，你的意見呢？」

「蛤？」袁唯靖下意識地發出一個單音節，立刻接收到了來自各方的注目禮。

陸琪微翹起的眼中透著威脅的意味；朱曉喆面無表情，但神色看起來有點可怕；景浩冉滿面微笑，目光中透著期待；夏銘眼中沒什麼情緒，只是看著他而已。

袁唯靖的臉頰開始發燙，他手足無措地看著大家，好半天後才吐出一句，「夏先生在評議院已經受過罰了，能不能……這次就算了？」

一語既出，陸琪立刻不滿地冷哼了一聲，板著臉說：「就知道死小鬼會幫阿銘說話，所長，現在事務所裡男女數量不平衡，我要抗議。」

見事態似乎有擴大的趨勢，袁唯靖連忙擺手說：「不是啦，陸小姐，我不是因為性別才幫夏先生說話，是真的覺得不要再罰他了啦。畢竟，畢竟……」他漲紅了

臉，著急地想為夏銘辯解些什麼，可一下子又找不到十分站得住腳的理由，頓時結巴起來。

景浩冉忍不住低聲笑了起來，看著陸琪說：「好了，小琪，你看，小靖都急壞了，你就別再追究這件事了。至於統領競選，老大都不介意，我們何必緊張呢，我想，老大是有十足把握的。」

黎洛這時在水晶球裡朝大家眨了眨眼睛，笑呵呵地接話，「是啊，陸琪，曉喆，你們就不要堅持啦，如果實在覺得無法消氣，下個月給夏銘增加 100%的工作量就好了嘛。」

這話一出，會議室裡立刻一片沉寂，陸琪和朱曉喆都換上了釋然的表情，景浩冉嘴角抽了抽，至於夏銘，他已經徹底黑掉了一張臉。

「搞什麼？！折騰了半天你還是要罰我！」半分鐘後，夏銘再也無法保持沉默，抓狂地咆哮起來。

袁唯靖默默地拍了拍胸脯。果然腹黑所長惹不起，他是典型的笑面虎，殺人都要借把刀呀。

「那麼，我知道應該怎麼處理了，開會吧。」朱曉喆率先翻開了自己面前的文件夾，接著說：「由於十月開始統領競選的相關活動會陸續展開，屆時將勢必壓縮我們處理委託的時間，所以我已經更新公告，九月份會額外接收一部分委託。經過粗略計算，每個人增加的工作量大約會在 30% 左右，好在現在有夏銘，給他增加 100% 之後，其他人只要額外完成差不多 15% 就好了。」

朱曉喆話音剛落，啪的一聲，夏銘手中的筆應聲而斷，只見他額頭暴出兩根青筋，整張臉黑得跟鍋底一樣。

袁唯靖小心翼翼地嚥了口口水，總算明白之前那場罰與不罰的辯論是一場「算計好的陰謀」。唉，可憐的夏先生。

「這個月的財務狀況總算稍有起色，沒有再出現赤字了，接下來幾個月都能有這種收益的話，今年說不定可以發出年終獎金喔。」景浩冉看著帳本，欣慰地接了話。

陸琪撥弄了下髮梢，懶懶地說：「年終獎金啊，好久沒有聽到過了。不過錢有什麼用呢？我看過幾年還是要拿出來填補事務所虧空吧。」

袁唯靖從這句話裡聽到了一些弦外之音，看來，所長在事務所財政狀況比較好的時候就會大量接收免費業務，這個週期應該是幾年就會有一次。

對此，黎洛滿面微笑地說：「無論什麼時候，我們都不能忘記事務所成立的初衷嘛。雖然現在陰間經濟越來越好，但始終都有需要我們幫助的人存在啊，能多為大家盡一份力，我覺得很高興。」

「啊，所長，你這是在提前演練競選演講嗎？」陸琪一個衛生眼遞過去，明確表達了她的不爽。

夏銘也皮笑肉不笑地接話，「這不是要競選統領，而是慈善基金會長吧。」

面對嘲諷，黎洛完全不為所動，臉上的笑容堪稱完美，他點了點頭，隨後轉頭看向袁唯靖說：「小靖，聽曉喆說這個月的前期調查基本上都是你獨立完成的，我

很欣慰你越來越適應事務所的工作。」

突然被點名表揚，容易害羞的少年立刻兩頰發紅，撓了撓腦袋羞赧地說：「看到大家都這麼努力，我不敢偷懶，只希望能盡力做好分內的事。」

最近這段時間以來，袁唯靖除了處理委託，每天翻閱桃木書架上的資料外，就是試著去做前期調查。在看了大量案例後，前期調查需要做到哪種程度，他腦中已經有了概念，所以很快就上手了。

「不錯，這種心態很好。」黎洛滿意地點了點頭，問了問沒有其他要事，就宣佈散會。

水晶球消失後，會議桌中央升起紫色的火焰，這一次，袁唯靖也俐落地把他手邊的資料扔了進去。

看著薄薄的一疊紙在火焰中消失，袁唯靖心中不禁浮起一種自豪和使命感，這種感覺很神奇，這一刻之前，他甚至想都沒有想過會有這種感覺。

會議結束後，照例由朱曉喆分配任務，由於已經不是對工作一無所知的菜鳥，袁唯靖這個月被分配處理五份委託，雖然看起來工作量增加了很多，但他卻覺得很開心。

分配完畢後，眾人很快就投入工作，該聯絡委託人的聯絡委託人，該出訪的出訪，袁唯靖因為還有些檔案要整理，所以先去了資料室。

等他整理完出來，辦公室裡已經靜悄悄的了，除了景浩冉還坐在辦公桌前，其他人都離開了。

「咦？景先生，你沒有外出嗎？」對於他獨自留下的事感到好奇，袁唯靖走過去問了一句，同時看向他的辦公桌。

那上面擺著一台筆電，他正專注地看著螢幕，側臉的線條緊繃著，這讓袁唯靖感到很意外，印象中，景浩冉從來沒露出過這樣的表情。

如果要說事務所裡哪個人脾氣最好，袁唯靖覺得景浩冉絕對是第一名。自從來到陰間，每次看到景浩冉他都在笑，不同於黎洛帶有三分狡黠的笑容，景浩冉的笑很溫柔，總讓人覺得安心。

袁唯靖曾經想過，景浩冉應該是那種活著的時候很幸福，從來沒有經歷過挫折的人，他應該有一個溫暖的家，有很寵愛他的家人。

可是，夏銘曾經說過的話讓他很在意，之前在景浩冉家的溫室門口，夏銘曾經說：家人？浩冉沒有這種福氣。

還有那次在陸琪家，當他提起景浩冉活著的時候應該不用自己做飯這件事時陸琪的反應，那種無法壓抑翻湧而起的怒意，他到現在都還印象深刻。

所以這一刻，當他看到景浩冉流露出帶著沉重和深思的表情時，他不只感到驚訝，更忍不住好奇令他如此的原因。

聽到問話，景浩冉轉過頭，嚴肅的神情立刻換成了微笑，指著電腦螢幕說：「小靖，我收到一份委託。」

「欸？委託？直接發給你的嗎？」袁唯靖驚訝地挑起眉，上前兩步，湊到他身邊看。

景浩冉點了點頭，答道：「嗯，直接發到了我的電子信箱，可能是透過我之前的客戶知道的。不過，委託人所在的區域應該是你負責的，如果有時間的話，我希望你能優先處理這個委託。」

優先處理？袁唯靖眼中閃過一絲驚訝。景先生的意思是，要他把眼前這個委託的處理順序，提到這個月所有委託之前嗎？這委託這麼重要？

「唔，是個什麼樣的委託？」袁唯靖訝異地問著，一邊看著景浩冉把委託書列印了出來。

「你自己看吧，雖然我希望你優先處理，但如果你認為不合適的話，不聽我的也沒關係。」景浩冉把委託書遞了過來，語調雖然很柔和，但袁唯靖知道，如果不是緊急情況的話，他是不會提出來的。

委託書上只有寥寥數句話，但袁唯靖還是很快就意識到，這個委託確實很緊急，委託人希望他們保護陽間的親人。

「有人要使用陰間的手段謀害他們？」袁唯靖讀出委託書的內容，看向景浩冉疑惑地問：「景先生，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就像小銘當初那樣。」景浩冉言簡意賅地回答，微微皺了皺眉。

袁唯靖卻立刻跳了起來，瞪大眼睛說：「啊！是陰間有人要害陽間的人嗎？那我立刻去找委託人吧，情況緊急，我會優先處理這個委託的！」

他說著，迅速把委託書塞進公事包，轉身就要去找委託人。

景浩冉在這時朝他抬起一隻手，做出一個停止的手勢，開口道：「先等一下，小靖，有件事我需要先確認一下。」

「嗯？什麼事？」袁唯靖停下邁向門口的步子，歪著腦袋一臉狐疑。

景浩冉看著他回答，「一般來說，陰間的人想干涉陽間，是需要委託事務所的。而陰間除了我們之外，能夠處理這類委託的正規事務所只有一家，但據我所知，那家事務所最近正處於停止接收委託的狀態。」

由於評議院對陰間力量的使用監察非常嚴格，所以陰間居民想要通過正當途徑獲取處理涉及陽間事務的資格也絕非易事，事務所方面，只有兩家有這種資格。

景浩冉沒有過多猶豫，摸出手機撥出了一個號碼，不一會兒，那邊響起一道性感曖昧的女聲，「浩冉？好久沒聯絡了，終於想我了嗎？」

景浩冉因為這句話低聲笑了起來，「可不是嗎，婉兒，好久不見了。」

「你那麼忙，整天神龍見首不見尾，當然沒空見我啦。」

「我確實有點忙，不過你也沒閒到哪裡去吧？」

「這倒也是，唉，免費業務接太多，大夥都怨聲載道了，都怪你們老大啦，要不是他對我們所長灌輸那種奇怪的思想，我們也不至於這麼慘！」

婉兒的聲音充滿了哀怨，看來真的被折磨得不輕，景浩冉被她逗得直笑，好一會兒後才又問：「這麼說，你們確實還沒有開始接新業務嘍？」

「對啊，哪裡有空接啊？我們可是達美樂，使命必達，完美無缺，只給顧客歡樂！說到這個，讓我再抱怨下你們老大，總之他害慘我們了啦！」

雖然只是聽到聲音，但景浩冉已經可以想像出婉兒此刻的樣子，她一定正拚命用

手絞著電話線阻止自己抓狂，同時在心裡狠狠詛咒老大吧。

思及此，景浩冉嘴角的弧度就忍不住一再擴大，「比起抱怨，不如勸勸你們所長停止對我們老大的狂熱愛慕比較有效。」

一聽到這個建議，婉兒立刻哀號一聲，有氣無力地說：「算了吧，她已經沒救了，徹徹底底的黎洛腦殘粉，至死方休的那種。啊對了，浩冉你找我到底什麼事？」玩笑歸玩笑，婉兒很清楚景浩冉是無事不登三寶殿，既然特地打電話給她，肯定是有事要問。

景浩冉也不閒聊，直接說：「我們接到一個涉及陽間的委託，從委託人透露的信息來看，應該還有另外的事務所涉足其中。」

「有這樣的事？是什麼委託？」

「委託人想要我們保護陽間的親人。」

「啊，那就是陰間有人要害委託人親人的意思吧？這種害人的委託就算找上門，我們也絕對不會接喫！」聽了簡單的說明後，婉兒飛快地打斷了他的話，明確表明了他們事務所的立場。

景浩冉失笑，柔聲接話，「我知道，我也覺得你們應該不會接，那麼，妳覺得會是誰接了這個委託？」

「會接這種生意的，肯定是黑市那邊的人吧。不過據我所知，大部分私人事務所在前陣子評議院掃蕩之後都暫時歇業，現在還敢接涉及陽間事務的，應該只有死神那幫人了吧？」婉兒分析過後，很快又說：「浩冉，死神那邊的人可都是瘋子，這種衝突業務，也許還是遠離的好，反正現在評議院在大力掃蕩，在這種情況下就算是死神那邊也不敢做得太過分，你們不插手應該也不要緊吧？而且，這陣子我聽到傳聞說，死神那邊新來了一個靈力很強的小孩子，代號叫娃娃，會吸收別人的力量。」

「竟然有這種事？」景浩冉訝異地揚起了眉梢，神色浮起一絲凝重。

通話那端立刻響起婉兒的回應，「你也知道，統領競選馬上就要開始，和死神起衝突的話太容易引火上身了。你們老大要參加競選，可不能被扯進麻煩裡，何況還有評議院在背後緊盯著，能低調點的話，就盡量低調吧。」

婉兒的語氣明顯帶著擔憂，景浩冉聞言在心裡思忖了會，接話道：「我知道了，我會斟酌處理的。」

「嗯，好好考慮一下吧。」

「婉兒，謝謝妳。」

「和我還這樣客氣？你是不把我當自己人嗎？」

婉兒語氣一轉，嬌嗔的嗓音讓景浩冉重新露出了笑容，兩個人又簡單說了幾句後，便結束了通話。

第二章 最凶惡師徒檔

景浩冉放下手機，一轉頭看到袁唯靖正睜大眼睛，滿面好奇地看著他，當下從抽屜裡拿出一張名片遞過去說：「小靖，這張名片你拿著，以後可能會用到。這家達美樂事務所的所長是我們老大的粉絲，會開事務所也是受他影響。所以雖然是

同行，但我們之間幾乎沒有競爭可言，反而很多時候，他們會協助配合我們。」

「哇，不愧是所長呢，影響力這麼大！」袁唯靖兩眼發光地說著，雙手接過名片，低頭一看。歐陽婉兒，應該就是剛才和景先生通話的那位吧。

「是啊，這家事務所的宗旨是使命必達，完美無缺，只給顧客歡樂，外界都說他們是我們事務所的輕鬆版。」

景浩冉笑著說完，起身拿過披在椅背上的西裝外套，又開口，「小靖，我和你一起去見委託人吧。」

「真的嗎？那太好了！」少年開心地應了話，提著公事包，跟著景浩冉出了門。等電梯的時候，他看著景浩冉若有所思的側臉，好奇地問：「景先生，歐陽小姐有告訴你什麼情況嗎？」

雖然剛才他聽不到婉兒說了什麼，不過從景浩冉的表情變化可以猜出來，事情可能有點複雜。

景浩冉沉默了幾秒鐘，笑著說：「嗯，對立面的委託應該是被黑市那邊的人接手了。」

一聽到「黑市」兩個字，袁唯靖倏然愣住，心猛地收縮了一下。

這個地方之前他在資料室看到過相關介紹，那是位於十六區的一片地下集市，是陰間最黑暗的地方。大多數人聽到十六區覺得害怕是因為那裡是黑道集中地，但事實上，潛藏在地下的黑市，是比黑道更恐怖的存在。

那裡會進行各種黑暗交易，存在著很多普通人不知道的黑店，最常見的，就是沒有執照的私人通靈所和委託事務所。

雖然評議院一直想整頓黑市，但十六區太過複雜，牽連太廣，屬於陰間歷史遺留問題，所以每次出手都收效甚微，只能一步步慢慢來。

一想到有人請黑市的人干預陽間，袁唯靖的眉毛頓時打成了死結。夏先生當年不正是因為陰間的力量死去的嗎？那個幫劉雨山在陽間建立法陣的通靈師，正是出身黑市。

乘電梯來到地下停車場，一直到上車，袁唯靖都沒再開口，景浩冉看了他一眼，揉了揉他的腦袋說：「小靖，不用擔心，我會陪著你的。雖然婉兒說現在不是和黑市起衝突的時候，但我也做不到放著這個委託不管。」

「當然！怎麼可以眼睜睜看著這麼惡劣的事情發生呢。景先生，我一定會努力配合你，一起完成這份委託！」袁唯靖說著，用拳頭敲了敲胸口，給自己打氣。

要和黑市的人起衝突，他確實覺得不安，但如果有景先生陪在身邊的話，應該沒關係吧？畢竟，景先生也是很強的吧！

「對了，委託人住在哪裡？」兩人上了景浩冉的車，出停車場時，他問了一句。袁唯靖立刻將之前看過的地址報出，「十二區下沉式廣場附近的惠山公寓。」

得知目的地後，景浩冉熟練地打了方向盤，向著十二區開去。

二十分鐘後，車停在了惠山公寓社區入口處，景浩冉朝附近的指示牌看了一眼後，示意袁唯靖先下車等，他則把車開去停車場。

袁唯靖下車後，從公事包裡拿出委託書，邊等邊觀察起四周的環境。

十二區雖然也被劃分在貧民區的範圍內，但相較比起其他幾個區來說，居民的經濟情況較佳。近年來陰間政府對十二區比較關注，逐步在增加基礎建設，這裡大部分人生活都已經得到改善。

袁唯靖眼前的這處居民區，就是今年剛剛翻新過的，六層樓高的多層樓房整齊地排成兩列，外牆刷成藍白相間的顏色，看起來非常舒服。社區附近的衛生狀況也不錯，不像他之前去過的十三區，看起來又髒又亂。

放眼望去，這裡也沒有流浪漢，看到這樣的情景，袁唯靖莫名覺得鬆了口氣。雖然目前只是十二區在逐步脫貧，但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其他區也會逐漸改善吧。想到這裡，他不自覺地微微笑了笑。

「大哥哥，你能幫我一個忙嗎？」

很突然的，一道稚嫩的嗓音在身後響起，完全沉浸在自己世界中的袁唯靖嚇了一跳，打了個冷顫轉過身。

映入眼簾的是一個身高到他胸口的男孩，年齡大概在十、十一歲的樣子，長得很稚氣，圓圓的臉，西瓜頭，戴著一副大大的方形黑框眼鏡，穿著一身藍白相間的海軍衫。

儘管男孩的目光筆直地對著自己，袁唯靖還是下意識地朝左右看了看，確定附近只有他，這才彎下身答話，「小朋友，我在等人，等一下再幫你好嗎？」

「很快的，大哥哥，你跟我來一下下就好，來吧來吧！」男孩清脆的嗓音響起，柔軟的小手使勁拽了拽袁唯靖。

袁唯靖臉上浮起一絲猶豫，轉頭朝停車場的指示牌看了一眼，估計景浩冉沒那麼快回來，他才說：「那好吧，要去哪裡？」

「嘿嘿，大哥哥你跟我來就知道了。」男孩神神祕祕地說完，還眨了眨眼睛賣萌，隨後掙開袁唯靖的手，轉身跑了起來。

「喂，跑慢一點，小心跌倒！」看他跑得很快，袁唯靖忍不住擔心地喊了一句，快步追了上去。

笑嘻嘻的男孩跑進了惠山公寓，在最外面那棟公寓前停了下，回頭朝袁唯靖招了招手，接著拐了個彎，一下子從袁唯靖的視野中消失了。

真是淘氣的孩子，不過好可愛。袁唯靖看到對方稚氣的動作，忍不住笑了起來，可當他跑到男孩拐彎的位置，他的笑容一下子僵住了。

公寓的旁邊是一條小徑，直通向社區的後門，可約莫三十公尺的小徑上，現在卻沒有了男孩的影子。

袁唯靖停下腳步，驚詫地瞪大了眼睛，他只比男孩晚幾秒鐘到達這個轉角，以小孩子的速度，是絕對不可能已經跑出後門的。

怎麼會這樣？疑惑充滿了大腦，可思考尚未得出結論，一股強大的壓力驟然從他身後傳來，他轉頭，震驚地看到周圍的環境竟然在一瞬間全變了。

社區不見了，公寓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虛幻的異空間，一座又一座逆向鐘在半空中漂浮著，袁唯靖繃緊了渾身的神經，太過突然的變化讓他措手不及。

忽然，他腳下的地面碎裂了，他甚至沒來得及移動，整個人就墜入了一個巨大的

黑洞。

「啊啊啊——」袁唯靖尖叫了起來，強烈的失重感和暈眩感讓他的心臟幾乎要從嘴裡跳出來，尤其是當他看到黑洞的底部似乎有一隻巨大的野獸正張開血盆大口等著他時。

他拚命掙扎，大聲求救，手腳快速揮動企圖抓住什麼穩住身體，但是不行，野獸的血盆大口越來越近！

因為恐懼而當機的大腦幾乎一片空白，袁唯靖的雙目瞪大到了極限，危急關頭，他猛地想到什麼，來不及細想，便從口袋中摸出手機，胡亂調出通訊錄，在根本看不清姓名的情況下，撥出了一個人的電話。

就在他要掉進野獸的嘴裡時，一陣金光猛地衝破黑暗的異空間，隨即，袁唯靖感到一雙有力的手臂接住了他不斷下墜的身體。

「沒事了，小靖。」熟悉的溫柔低語在耳畔響起，袁唯靖驚喜地看向突然出現的景浩冉，激動得幾乎當場哭出來。

金色的光芒溫柔地包裹住受驚的少年，但很快，隨著景浩冉的神色變得越來越嚴肅，光芒形成一團氣旋，迅速擴大，最終炸裂，光芒渲染了整個空間。

野獸不見了，無數的逆向鐘也不見了，十二區的街道重新出現在眼前，景浩冉把袁唯靖放下來，單手將人護到了身後。

在此過程中，他的雙目眨也不眨地看著製造了剛才幻境的元凶，並且沉聲叫出了對方的代號，「烏鵲。」

驚魂未定的袁唯靖緊緊抓著景浩冉的手臂，從他身後探出半個腦袋，緊張地看向面前的敵人。

那個人就站在距離他們不到二十公尺遠的地方，穿著一身彷彿夜幕般的黑色衣服，身材很高，很瘦，一頭及腰的黑色長髮在風中微微揚起髮尾。

那人的年紀看起來比夏銘還大一些，三十歲左右，長相很清俊，但臉色異常蒼白，嘴角微微掛著笑容，細長的眼睛因為微笑變成了兩條線。銀白色的骷髏面具斜戴在右側額頭上，配上他的笑容，不知道為什麼給人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

而在這個人身邊，身高只到他腰部的西瓜頭男孩睜大了眼睛看著景浩冉，那表情就好像是看到了什麼怪物。

「師父，這個人好強喔。」在烏鵲回答問題之前，男孩已經用驚歎的語氣開了口，他邊說邊眨巴了下眼睛，天真的樣子讓人完全無法想像他剛剛參與了一場陰謀。烏鵲嘴角的笑容因為這句話變得更深了，他揉了揉男孩的腦袋回答道：「對吧，為師沒有騙你吧？這就是萬事達事務所的人喔。」

「就是我們的死對頭？唔，他們所有人都這麼厲害嗎？那真的很難辦耶！」

「目前只有五個人這麼厲害，那個小鬼，就是躲在後面的那個，是個菜鳥，你可以無視他。」

「現在是菜鳥，不代表以後也是菜鳥吧？不行，我要重視起來！」

「乖徒弟，你能這樣想為師很欣慰，哈哈。」

袁唯靖聽著這段旁若無人的對話，額頭禁不住冒出了無數的黑線。

這……有誰能來告訴他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嗎？為什麼事情的發展好像變得很戲劇性？還是說，這兩人根本就是在演戲給他看？

那個西瓜頭的小朋友，不是請他幫忙的路人嗎？為什麼他會叫那個看起來就不是好人的烏鴉「師父」？啊啊啊，誰來給他解釋一下好嗎！

在袁唯靖內心抓狂得幾乎就要咆哮出聲的時刻，景浩冉卻始終維持著同一個姿態，用防備的目光看著不遠處猶自對話的師徒倆。

對面，烏鴉終於把視線轉了過來，他抬手朝景浩冉揮了揮手，笑著說：「浩冉，好久不見了，聽說這次我們死神要和你們打對台，所以，我就帶著我的徒弟來打個招呼。」

「果然是你們接了那個害人的委託。」景浩冉淡淡回話，雖然他的表情看起來和平時沒什麼不同，但袁唯靖還是捕捉到了他語氣間的一絲怒意。

唔，看樣子景先生生氣了呢，這個叫烏鴉的人到底是誰？還有，死神又是什麼東西？

烏鴉牽起男孩的手，笑容滿面地答話道：「有委託人找上門，我們也沒辦法啊，畢竟我們也要生活嘛。」

說完這句話，他轉身往社區外邊走邊說：「好了，乖徒弟，我們可以回去了，今天的散步還算愉快吧？」

「嗯！是到目前為止最好玩的一次！」男孩用力點頭，邊大聲回答邊乖乖跟他往外走。

「景先生，就這樣讓他們走了？」看景浩冉始終沒有動作，袁唯靖拉了拉他的衣袖忍不住問了一句。

景浩冉的目光追著烏鴉，若有所思地說：「我們不方便在這裡和他們起衝突，而且，他們想走也不是那麼容易的。」

袁唯靖腦中冒出一個碩大的問號，那兩個人都大搖大擺走到社區門口了，還說他們走不掉，那不是笑話嗎？

結果，就在這個想法剛剛冒出來時，兩隊穿制服拿武器的軍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從社區門外衝進來，把烏鴉和男孩團團包圍了起來。

「烏鴉，今天絕對不會讓你逃走了！你被逮捕了，快快束手就擒！」為首的軍官往前邁出一步，手中的槍直指烏鴉胸口，大聲喊道。

「哎呀呀，評議院現在的效率真是越來越叫人驚訝了，居然來得這麼快，只玩了五分鐘吧？」明明看起來已經無路可逃，烏鴉臉上卻依舊掛著輕鬆的笑容，語氣甚至無比調侃。

他身邊的男孩昂起腦袋看著來勢洶洶的軍人們，撇了撇嘴說：「師父，原來你在陰間人緣這麼差呀？看來我是投錯師門啦！」

一句話讓烏鴉身子一歪，頭上的骷髏面具差點滑下來，他伸手扶了下，用力按住徒弟的腦袋揉了揉，嘴角抽搐地笑說：「笨徒弟這你就不知道了，這才是你師父魅力大的體現！」

說完這句話，他將左手插進了外套口袋，又笑著說：「不過，他們人有點多，我

們還是先回去再慢慢討論這個話題好了。乖徒弟，還記得我昨天告訴你的逃跑方法吧？」

「記得記得，我又不像師父你已經有老年癡呆的風險，快走吧。」男孩驕傲地抬了抬下巴，還人小鬼大地拍了拍他師父的背。

所有人似乎都能看到自烏鵲額頭上滑落的冷汗，這徒弟，實在太厲害了啊，以後絕對會爬到師父頭上啊，不少人忍不住在心裡同情起烏鵲來。

烏鵲表現得還算淡定，他抬頭朝評議院的人看了一眼，笑了笑，攤開左手，露出了一只精緻的懷錶，一陣光暈自懷錶上冒出來，很快地把他和男孩包圍了起來。

「抓住他們！」領隊的軍官見狀大喊一聲，率先扣下了扳機。

砰砰砰，連續數聲槍響嚇得袁唯靖縮起了脖子，但好奇心還是驅使他從景浩冉身後露出兩隻眼睛，緊張地看著戰況。

出乎他意料的是，自那些槍裡射出的並不是子彈，而是一張張光網，那些網爭先恐後地飛向烏鵲師徒，壓住了懷錶的光。

但就在光網要接觸到兩人的身體時，男孩突然跳起來，抬手就抓住了最先接近他們的一張網，只見那張網在接觸到他的瞬間化成一縷輕煙竄入他體內，竟然像是被他直接吸收了！

而這一瞬間，懷錶的光迅速包圍了兩人，下一秒，烏鵲和男孩就消失在了眾人眼前。

「該死的！」領隊的軍官咒罵了一聲，臉上露出懊惱的表情，其他人則目瞪口呆地看著烏鵲他們消失的方向，似乎不明白發生了什麼。

幾秒鐘後，領隊軍官朝景浩冉他們走來，皺眉開口問：「你們沒事吧？有沒有受傷？」

景浩冉搖搖頭，目光落在評議院的槍上，眼中的疑慮漸漸消失，突然狡黠地笑了起來，「看來他們不光是和我們打個招呼，還要和評議院打招呼呢。安隊長，回去又要看殷院長臉色了吧。」

提起殷昊，安啟明的嘴角禁不住一陣抽搐。因為烏鵲那個傢伙，他和他的手下都不知道被老大那張冷臉凍傷過多少回了，老大明明知道他們逮不住烏鵲，為什麼不親自出馬呢？

以烏鵲的能力，陰間足以和他正面抗衡的，也只有老大和萬事達的黎所長了吧？可偏偏這兩個人按兵不動，真不知道是在搞什麼飛機啊！

安啟明想到這裡，不禁有些抓狂，他咬著牙想說什麼，可在看到縮在景浩冉背後的袁唯靖後，又硬生生忍了下去。

不行不行，雖然這種丟臉的事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了，但在萬事達的菜鳥面前暴露出弱點的話也太丟臉了，還是回去好好問問老大意見好了。

想到這裡，安啟明勉強擠出一絲笑容，朝景浩冉揮了揮手，轉身收隊，帶著大家上車走了。

喧囂在眨眼間褪去，因聽到動靜而跑出來圍觀的附近居民還傻傻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景浩冉趁著大家還沒回過神，也拉著袁唯靖迅速閃進了委託人所住的那棟

公寓裡。

在上樓找委託人之前，景浩冉拉著袁唯靖來到沒人的樓梯間，雙手按著他的肩膀問道：「小靖，你沒事吧？是不是嚇到了？」

袁唯靖眨巴了下眼睛，愣了幾秒鐘才抬手拍了拍胸口說：「本來是真的嚇到了，可剛才看了那樣一場戲，好像已經完全沒有害怕的感覺了。啊，景先生，還沒謝謝你趕來救我！」

他說著，從外套口袋裡摸出手機，翻開通話記錄，那上面清楚地顯示著他在遇到危險後緊急撥出去的那通電話，正是打給景浩冉。

就像他們可以在陽間用手機定位魂魄的位置一樣，在陰間的時候，手機同樣能讓事務所員工之間彼此定位。所以，危急的時候記得向同事求救，這也是桃木書架上的資料和菜鳥須知都反覆提到的一點。

雖然不是很清楚景浩冉是用什麼方法在那麼短的時間內趕到他身邊，但可以確定的是，如果他當時沒有撥出這通電話的話，現在的後果說不定已經不堪設想。

景浩冉看到他的動作，欣慰道：「還好你反應夠快，不然掉進幻境深處可就糟糕了。」

被稱讚的袁唯靖微微紅了臉，他覲覦地摸了摸後腦勺，隨後突然想起什麼似地問：「對了，景先生，死神到底是什麼？還有那個烏鵲，他是誰？」

那個人雖然看起來不太正經，但從景先生最後和評議院那位安隊長的對話就可以知道，那是個很厲害的人物。

還有那個西瓜頭男孩，雖然只是個小孩子，但能拜那種魔王級的人物為師，一定也有過人之處吧？而且，如果他沒有猜錯的話，烏鵲他們剛才能夠及時脫身，好像還是靠那個小鬼的能力……

景浩冉沒有立刻回答這個問題，他摸了摸下巴，似乎是在思考從哪裡開始說。

袁唯靖並不著急，耐心地等著他。

好一會兒後，景浩冉轉頭看著袁唯靖，語調平靜地問：「桃木書架上的資料你都看得差不多了吧？」

「嗯嗯，基本上都看完了。」

「那你應該知道，除了像我們這種通過特殊途徑獲取力量的人外，陰間還存在一些人，是本身就擁有力量的。」

袁唯靖用力點了點頭說：「是，我知道，他們大多是活著的時候靈感就很強的人，來到陰間後，會被特殊機關徵用。」

所謂的特殊機關，就是指評議院、通靈所這類的地方，這種單位需要大量有力量的人來維持陰間的秩序，以及防備突發事件。

景浩冉輕點了下頭，接話道：「沒錯，但因為很多人來到陰間後就不再離開，漸漸的特殊機關的職位全都處在飽和的狀態，再加上有的單位主管很任性，所以一部分有力量的人就流落在外了。」

「有的單位主管很任性是指……」袁唯靖感覺自己似乎捕捉到了一個要點，忍不住掩嘴偷笑起來。

景浩冉挑了挑眉，也愉快地揚起了嘴角，「就比如某位姓黎的事務所所長啊，盡用些原本沒有力量的人。」

一句話，逗得袁唯靖再也忍不住，噗哧笑出了聲，景浩冉說完這句話也低聲笑了起來，氣氛頓時變得很輕鬆。

袁唯靖不禁想，所長確實很任性呢，明明有現成的優秀人選不用，偏偏喜歡由著性子找一些需要培養的人來，而且，個個都那麼有個性，除了自己……

Crescent